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迪庆史话

杨旭黎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藏学研究院 编

ཕྱི་རྒྱལ་གྱི་ལོ་རྒྱུས་ཀྱི་ཐོག་ལྗོངས་

迪庆史话

杨旭黎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迪庆史话/杨旭黎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7

(卡格博文库. 第1辑/东宝·仲巴主编)

ISBN 978 - 7 - 5367 - 3775 - 4

I. 迪… II. 杨… III. 迪庆藏族自治州—地方史 IV.
K29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3322 号

责任编辑	和 静
责任校对	张 哲
封面设计	农 布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总 印 张	72
总 字 数	180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5000(套)
总 定 价	288.00 元(共 6 本)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3775 - 4/K · 991

《卡格博文库》总序

齐扎拉

云南藏学以研究云南境内的藏族及其民族关系为主要对象。云南藏族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迪庆藏族自治州地处滇、川、藏三省交界处，总面积23 870平方千米，人口334 332人，其中藏族约12万人，人口在千人以上的还有傈僳族、汉族、纳西族、彝族等8个民族。自治州辖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三县及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民族经济开发区，其中，香格里拉县原名中甸县，为了适应迪庆藏族自治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经国务院批准于2002年6月改名为香格里拉县。州府设在香格里拉县建塘镇，距省城昆明709千米，经香格里拉机场起降的航班可直达昆明、拉萨、成都和广州，迪庆与外界的距离已经大大缩短了。

考古发掘说明迪庆境内早在4 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汉时这里为越嶲羌牦牛地（又为神川、牦牛川）；唐代为吐蕃铁桥节度地；宋时为吐蕃东封地；元时为唐古特地；明时为丽江木氏土司地；清初为西藏属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归版设治后，划归云南管辖，设中甸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设维西厅（辖阿墩子）；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中甸、维西改县，直属云南省腾越道。1950年，中甸、德钦、维西相继和平解放，三县均归丽江地区代管。1957年9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批准，成立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迪庆自然环境特殊，区位优势明显，历史上时常是兵家必争之地，当然也是藏族和其他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通道。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西藏地方或云南土司占据并长期经营的方式管理这一地方。与此相应，在历史长河中，迪庆各族人民在建设家乡、开发边疆、保卫祖国，以及在祖国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迪庆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和文化遗迹，不仅成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也是云南藏学赖以开展的历史源泉。

《卡格博文库》就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要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和反映迪庆地方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现迪庆籍各类专家和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研究全貌。《卡格博文库》的内容广泛，题材丰富。从时间跨度上看，迪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而藏族形成的历史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从研究的领域看，云南藏族以及迪庆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宗教、文化、军事、科技、交通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然而这些领域的许多方面在学术研究上还很薄弱。云南藏区及藏族与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是有着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和广泛交流的，有关的历史内容大量的记载于藏文的史籍和档案之中，同时见于汉文地方志、历代王朝的官书之中，还有一些见于纳西族的历史史籍，蒙古文、满文的史籍和档案中。此外，国外的一些藏文资料和外文史籍中包含着有关云南藏区和藏族的记载。资料是研究的重要基础，但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工作还十分有限，这是云南藏学需要加强的地方之一。

云南藏学研究起步晚，资料匮乏，资金不足，学术活动的开展有一定的难度。如今迪庆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我们正在把

迪庆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学术研究一方面要适应迪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又要积极适应全国藏学发展的大好趋势。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不断地开拓、自强、自新，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行动。《卡格博文庫》就是一种新的尝试，它也是一个平台，通过它把自治州内外迪庆籍各民族的专家和学者吸引进来。而且不仅如此，由于《卡格博文庫》涉及的内容广泛和具有难度，我们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做好工作，因此我们还要向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寻求帮助，形成自治州内外的学术互动关系，努力把迪庆学术和云南藏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云南藏族是藏族的一个分支，云南藏学是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中国藏学发展的大好形势和云南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云南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云南藏学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加快发展？云南藏学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是什么？云南藏学如何体现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并在国家藏学发展战略中崭露头角发挥应有的作用，体现应有的价值呢？我们应该立足于学术研究，及时掌握国内外藏学发展的前沿动向和最新信息，联系中国藏学的时代要求和任务，抓住藏学研究的特点和规律，力图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总结经验，指导实践，揭示云南藏区以及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因此，云南藏学在加强学术基础研究的同时，还应当与云南藏区的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前沿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加强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的研究，为云南藏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为迪庆藏区的发展和稳定服务。

我们衷心地希望《卡格博文庫》与藏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

迪庆史话

专家和学者同在，祝愿《卡格博文库》越办越好，成为世人了解迪庆、了解云南藏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平台。

2007 年 8 月 7 日

目 录

《卡格博文库》总序	(1)
建塘古风	(1)
吉祥如意的地方	(2)
铁桥何止十六城	(25)
此情绵绵梦铁桥	(46)
铁桥依旧沐春风	(67)
雾逝云开古铁桥	(103)

建塘古风

去去！何处？迢迢建塘，山云相连。春霭冬雪，依旧莲花峰前，香巴拉裔传。愁肠悠忆铁桥事，因恋怀，古国赞普阙。想英雄麾下，对洱月关风，还应同？

1369 年前开始，这里曾迸撞出延绵于云南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的历史火花。执苍洱之牛耳，羁嵩、姚之邦众，并安西、下长安。在唐诏联军的抵御中迅速衰落。古铁桥文明便只能在历史文籍的残篇中寻得只言片语。沧海桑田，人面桃花，像是从未存在过似的，即使是废墟也都荡然无存。岁月何以无情如斯？肆虐如斯？只因香格里拉花落中甸，人们站在这块规模浩大的古国土地上，袭来对千年的幻想与沉思。企图解开那埋藏在岁月尘埃下的谜团。

吉祥如意的地方

雪山、峡谷、草原、湖泊唤来了悠扬高亢的藏家民谣，撞碎了宁谧的晨霭，诱得百鸟共鸣：

在那雄伟的雪山脚下，
柔情的奶子河流过的地方，
那就是中甸，
香格里拉我的故乡。

苍翠的五凤山，
神秘的碧塔海，
壮丽的虎跳峡，
神奇的白水台，
迷人的纳帕海，
神圣的松赞林，
描绘了高原多姿的风采。

啊，香格里拉，
是如意的宝地，
我心中的太阳。
在那辽阔的草原上，
奔腾的金沙江环绕的地方，
那就是中甸，
香格里拉我的故乡。
祥瑞的香巴拉，

雪域的圣地，
勤劳的康巴人，
淳朴的心灵，
和谐的乐园，
腾飞的日月城，
托起了明天灿烂的辉煌。
啊，香格里拉，
是如意的宝地，
我心中的太阳。



东巴文化起源地——白水台

(李钢 摄)

民歌淳朴而又少些粉饰，豪放而缺点委婉。但其情由心生，凭借高原人天赋的宽阔肺荷之气一气呵成，气势恢弘。唤起古老小城的人们在晨雾中醒来与之和韵，呼得贪卧草场的百畜昂首嘶鸣，诱导停栖枝间的鸟兽与之同唱。雪山更显纯洁，草原愈具盎

然，湖河越是淳朴，金鸡也迫不及待地跃出山涧与民同乐。高原小城的一天就这样按着千年不变的晨曲缓缓拉开帷幕……

朝阳、晨光、冉冉升天的香烟、炊烟装点着宁谧、和谐、神奇而深邃的大地。

香格里拉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可谓鸡鸣三省。历经藏滇川地方政府管辖，甚至曾为独立的中央王族采邑地和佛门显贵给养地。它是我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地区之一。汉时统称为越嶲牦牛羌部落，隋为嘉良夷属。唐代，藏民族建立了吐蕃王朝，曾把势力扩展到洱海地区，南诏称弟，锋铎直指东南亚。东部与唐王朝抗衡，于香格里拉设置神川都督府，建东、西两铁桥城。

古代藏区按山川经纬、方言语音，甚至可追溯于神域玄机将藏区分为“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翼”和“下多康六岗”，香格里拉属“下多康六岗”中的“绷波岗”。史书曾有“建塘”、“旦当”、“羌塘”等称谓。藏族为香格里拉的主体民族。

绝地民族

关于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历史文献中常见的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1. “猕猴变人”说。在达赖五世撰写的《西藏王臣记》中，藏民族的来源被载为：观世音菩萨点化的一只猕猴和居住在深山岩洞中的一只女妖结为夫妇，生了6个子女，逐渐繁衍，遂成藏民族先民（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是我国许多民族共有的特点）。此一传说在西藏、甘、青、川、滇五省区藏区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偶尔还展示于藏区佛教寺院壁画中。对于现代人来说，传说固然荒诞，也难解古人的昧陋。但它毕竟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传承文化之源。若你能换个文化的角度就此进行思考的话，你悟出了什么？至少我体会到了这一传说中两层深刻的涵义：一

是藏区地处高原绝地，如果不具有灵气并且身手敏捷，就不能成为与雄阔的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则无缘在此地存活、繁衍；二是猕猴与类人猿类似，抑若古代藏民族对猿、猴的分类，有如历史上汉文化对其周边民族文化分划混浊如出一辙？猿猴并称？若其然，则“猕猴变人”之说与类人猿劳动变人说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一种巧合与雷同了。如是想，我们不免要为古代藏民族光辉的文化、智慧所折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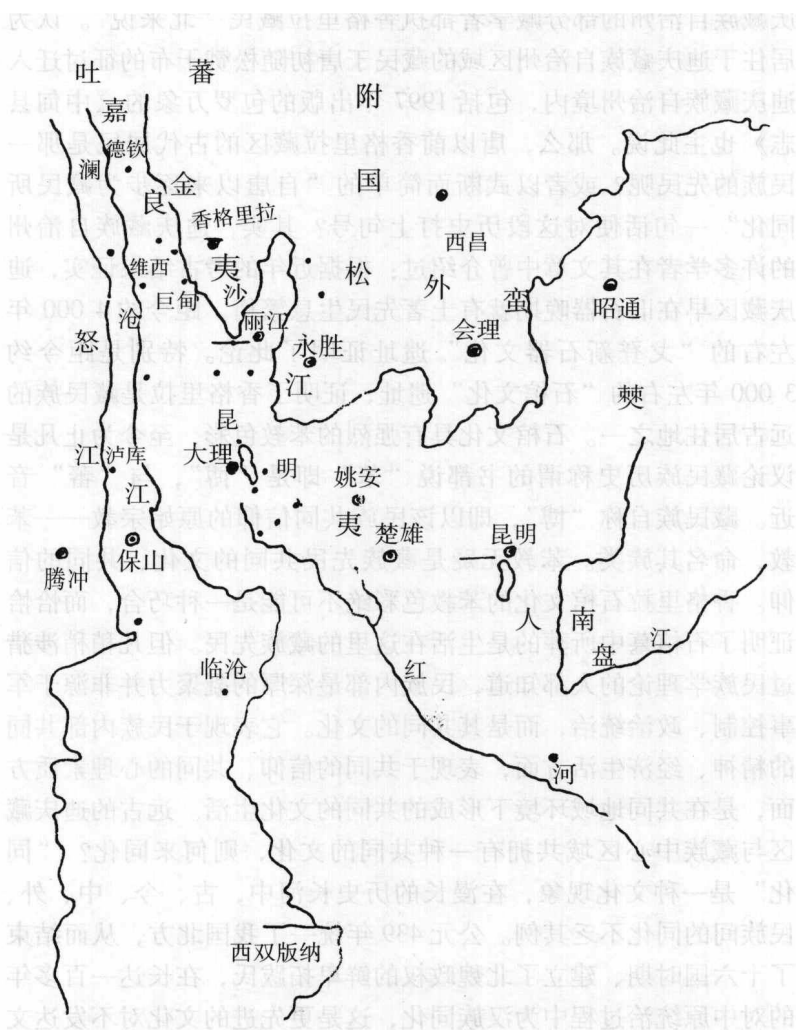
2. “羌即是藏”的说法。在我国古代汉文史料中，以《新唐书》为代表援引《后汉书》以来诸史籍认为，古代藏族（吐蕃）源于西羌之“发羌”、“唐旄”等部。其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上；五世纪初叶，正当华夏大地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动乱时期又有一些古代羌人和鲜卑人向西、向南迁徙，共同形成后来的吐蕃。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许多民族史学者力主此说。此论有一定的片面性。一是我国关于少数民族的记载从夏、商、周历经西汉迄隋、唐，由于文字记载只有汉文可鉴，而汉民族对周边民族的了解有一个随着交往的不断拓展、联系不断加深、认识逐渐全面的过程。汉文献中，在隋、唐以前大都把周边少数民族分为“匈奴、鲜卑、氏、羌、越、濮”；仅云南古代民族见诸晋以前文字记载的为“滇僰、叟、爨、昆明、僚、越、掸、濮”，一般统称“西南夷”。唐、宋以来又有“东爨、西爨、白蛮、乌蛮、寻传、金齿、白衣、朴子、望、麽些”等称谓。可见，当时这些称呼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名称，而是以地域为界限泛指当时居住于一定区域内的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先民。若先怀着“羌即是藏”的成见步入藏区，则只会一叶蔽目，有枉此行。二是这一观点忽视了青藏高原远古就有人类居住这一事实，认为地处“世界屋脊”的藏区地高天寒、荒野千里，在古代人类支配自然力的能力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不会有人居住，藏族的先民只可能从外地迁去。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认识的局

限性。目前已发掘、考证的考古结论证明，无论是拉萨地区或是香格里拉，早在中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活动、繁衍。

3. 藏民族“南来说”。即认为藏民族是由印度迁移过来的。大多见于藏传佛教典籍，在教徒中有一定影响力。如《布顿佛教史》、《青史》、《智者喜宴》、《西藏王统记》就主张此说。根源在于佛教在吐蕃王朝获得发展，后世的一部分藏族僧人从宗教徒的立场出发，为使王族血统更赋有神的魄力，牵强附会。硬把传说中的吐蕃王朝的始祖聂赤赞普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拉上关系，说他们同属一个家族，都是印度的王子。传说：后来，聂赤赞普依照神的“授记”来到了西藏，传了三十多代，而到了吐蕃王朝建立者松赞干布。这显然是宗教需求派生的荒诞编造。然而依据某一特定时期国际政治的需要为一些别有用心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一时，印度和我国藏区“文化同源”、“母子关系”的舆论喧嚣尘上，为分裂藏区大造舆论。无独有偶，其实就云南“南诏”、“大理”国之王族血缘、王统问题，一些当时的敌对国家也放过不少阙词。

据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证明，远在中石器时代，距今大约5 000年前，在广袤的藏区就有我们远古的祖先在此生产、生活、繁衍。所以，认为藏区不适宜于古代人类居住的说法是一种谬误。同时，在前面已阐述过古代汉文史籍中对华夏周边少数民族的称谓只是因地域而异的大概统称，它自身有一个随着各民族间交通往来加深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去伪存真，返朴归源。无疑是“羌”中有“夷”，“夷”还纳“羌”。所以，不能简单的断言古代“羌”民中的那一支为藏民族的先民；也不能仅限于对当今藏区核心地区古代居民的考查，便武断的说藏民族是由“羌”的某一个部落发展起来的。如果抱着科学的态度，就当以当今藏民族居住的地域为大前提，依据当代考古学的先进手段，根据历史文献展现出的蛛丝马迹，进行综合的考查与论证。（我

三江并流古代民族分布图



本欲求我所写的这份东西读来轻松些，也不欲埋在古字堆中大伤我脑，但文章创作的动机在于介绍香格里拉，故也不得不先到老祖宗那里去打个招呼，加些油）长期以来许多藏学者，包括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部分藏学者都执香格里拉藏民“北来说”。认为居住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区域的藏民于唐初随松赞干布的征讨迁入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包括1997年出版的包罗万象的《中甸县志》也主此说。那么，唐以前香格里拉藏区的古代居民是那一民族的先民呢？或者以武断而简单的“自唐以来逐步为藏民所同化”一句话便对这段历史打上句号？其实，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许多学者在其文章中曾介绍过：根据近年的考古结果证实，迪庆藏区早在旧石器晚期就有土著先民生息繁衍。距今约4 000年左右的“戈登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了此论。特别是距今约3 000年左右的“石棺文化”遗址，证明了香格里拉是藏民族的远古居住地之一。石棺文化具有强烈的苯教色彩，至今为止凡是议论藏民族历史称谓的书都说“苯”即是“博”，与“蕃”音近。藏民族自称“博”，即以该民族共同信仰的原始宗教——苯教，命名其族类。苯教无疑是藏族先民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香格里拉石棺文化的苯教色彩绝不可能是一种巧合，而恰恰证明了石棺墓中所葬的是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先民。但凡稍稍涉猎过民族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民族内部最深厚的凝聚力并非源于军事控制、政治统治，而是其共同的文化。它表现于民族内部共同的精神、经济生活方面，表现于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心理素质方面，是在共同地域环境下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生活。远古的迪庆藏区与藏族中心区域共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则何来同化？“同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今、中、外、民族间的同化不乏其例。公元439年统一了我国北方，从而结束了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对中原统治过程中为汉族同化，这是更先进的文化对不发达文

化的征服；又如公元106年，罗马人征服了达契亚人，达契亚人为罗马人所同化，形成了今天的罗马尼亚民族。这就是“同化”，是生活于同一地域的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兼溶。所以发生在我国唐初的吐蕃王朝的崛起，随之在军事上占领迪庆藏区的过程，只能说是吐蕃王朝对分散的藏区在政治上的统一，而绝不是同化。

据《隋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记载“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里，即汉之西南夷也（唐以前对居住于川、滇、黔各民族的先民统称“西南夷”，作者案）。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垒石为巢而居，……其巢高至十余丈……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幂罽。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稞。山出金、银，多白雉。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由上段汉文史籍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西南夷中的嘉良夷就是生活于今天迪庆藏区藏族先民的主体部族。其关于居所、风俗、衣着、物产的描写与今天迪庆藏区几无差别。鱼之为“嘉鱼”，正是目前到香格里拉旅游者争相朵颐的“江鱼”，只是现在很难得有几次碰到“长四尺”的罢了。文献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从其地理描写分析，除“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的青藏高原特色外。区域相邻、习俗相近的两个部族拥有两条“并南流”的大江，其地理区位不正是对“三江并流”地区的澜沧江、金沙江并流的迪庆藏区的描写吗？只因长期以来，但凡谈论藏民族源流时，我们老是在“羌”的圈子里徘徊，而忽视了历史上汉文籍“羌”、“夷”之称谓只是对某一区域人类群体的统称，而绝非是准确民族甄别。“羌”中有“夷”，“夷”还纳“羌”。特别于羌夷交汇地尤为如此。可见，